

世界名著精华丛书



永别了，武器

[美]厄内斯特·海明威 原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少年儿童出版社

[美]厄内斯特·海明威 原著

永别了，武器

世界名著精华丛书

永别了,武器

[美]厄内斯特·海明威 原著
时 草 译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别了,武器/(美)海明威(Hemingway,E.)著:
时草译.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7

(世界名著精华)

ISBN 7-5324-4536-4

I. 永... II. ①海... ②时...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45212号

永别了,武器

世界名著精华丛书

[美]厄内斯特·海明威 原著

时 草 译编

贾培生 插图

费 嘉 装帧

策划 应新华

责任编辑 周 晴 美术编辑 费 嘉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邮政编码 2000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

上海三印时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48

印张 5.75

字数 97,000

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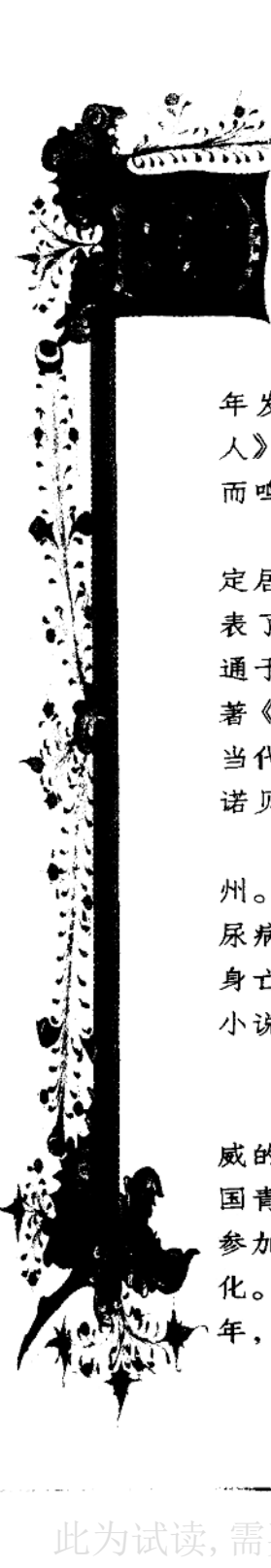
ISBN7-5324-4536-4/I·1841(儿) 定价:9.00元



【关于作者】 厄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1),美国著名小说家。出生在美国芝加哥郊区的一个医生家庭里,1917年中学毕业后,参加新闻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海明威奔赴前线。1918年,他在意大利前线身负重伤,痊愈后就侨居在法国巴黎,并开始了创作生涯。早期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以及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1924)等。

《太阳照常升起》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流落在巴黎街头的美国青年们的无聊苦闷生活为题材,写出了当时对社会和个人的出路抱着悲哀和失望态度的年轻一代的形象,海明威以侨居巴黎的美国女诗人格特鲁德·斯坦的“你们全是迷惘的一代”的话作为该书的题词,于是,“迷惘的一代”便成了那些找不到出路的青年人的总称,演变成为一个文学流派,而海明威也因此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





20年代末，海明威返回祖国，1937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有钱人和没钱人》，1940年写成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海明威定居古巴，继续从事创作，1952年，发表了《老人与海》。1954年，“因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著《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1958年，海明威迁居美国爱达荷州。1961年，由于不堪忍受高血压、糖尿病等各种疾病所造成的痛苦，自杀身亡。1970年出版了他的遗作，长篇小说《海流中的岛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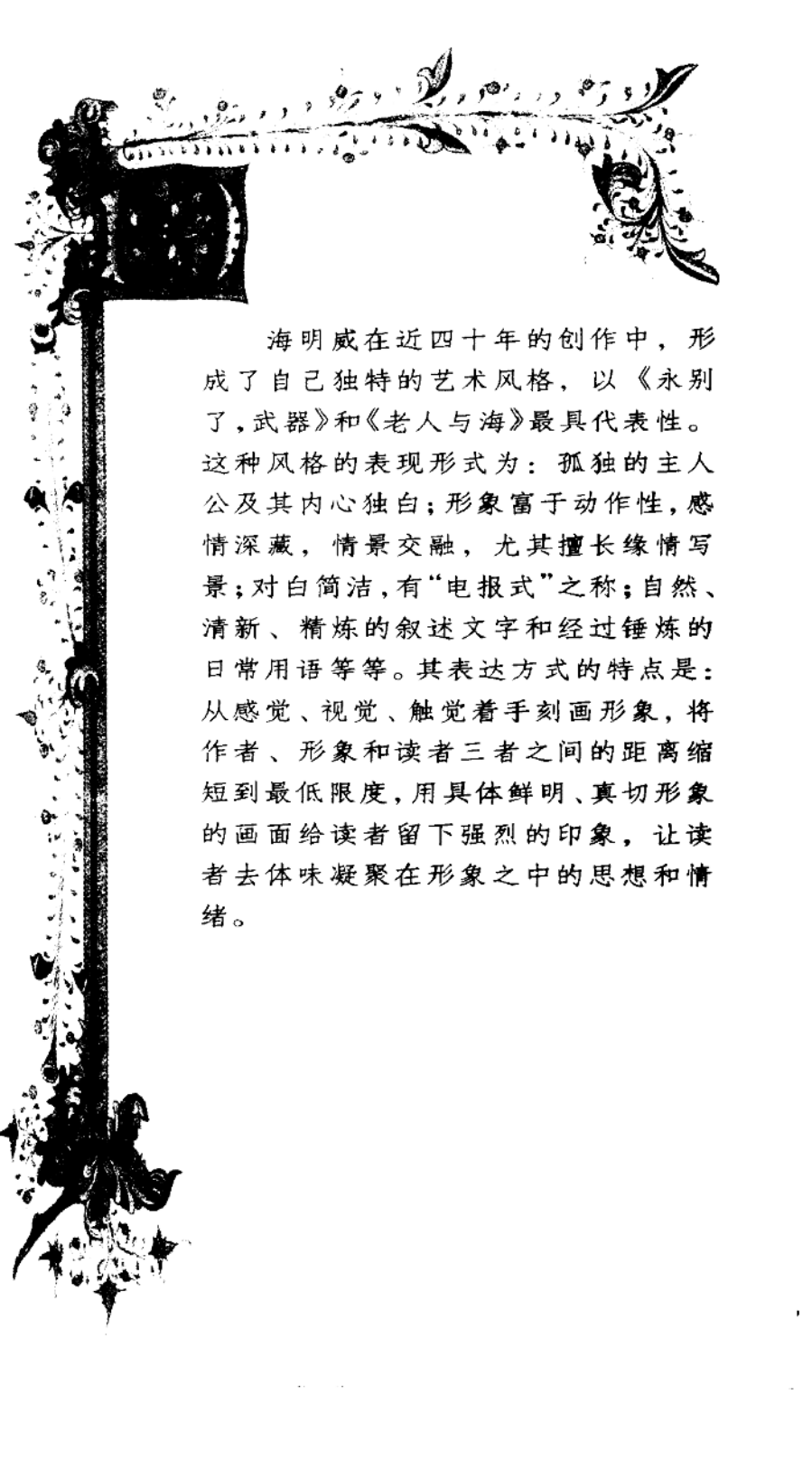
【关于《永别了，武器》】这是海明威的主要作品之一，写一个典型的美国青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志愿参加意大利军队的经历和他的性格变化。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单纯的美国青年，他厌恶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自私



和虚伪，但他却被卷入了地狱般的战争漩涡之中。当他在前线认识了一位英国籍护士之后，逐渐发现了真正的人生和爱情的意义，终于走上了永远告别帝国主义战争之路。

《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一部带有浓郁自传色彩的作品，在距离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的十年后，他完成了这部作品。小说具有强烈的反战情绪，总体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告别战争；第二部分是告别爱情。在作品中，海明威谴责的并不是参加战争的人，而是战争的种种罪恶和愚蠢，以及帝国主义宣传的虚伪性。海明威指出战争摧毁人的幸福，即使是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战场，在黑暗中奋力跃入大河，受过死亡的威胁而重生，逃亡到瑞士，享受到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最终爱人还是难免一死，因为作者相信“世界杀害最善良的人、最温和的人、最勇敢的人”。这种人生如梦的悲观绝望，从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文明。





海明威在近四十年的创作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以《永别了，武器》和《老人与海》最具代表性。这种风格的表现形式为：孤独的主人公及其内心独白；形象富于动作性，感情深藏，情景交融，尤其擅长缘情写景；对白简洁，有“电报式”之称；自然、清新、精炼的叙述文字和经过锤炼的日常用语等等。其表达方式的特点是：从感觉、视觉、触觉着手刻画形象，将作者、形象和读者三者之间的距离缩短到最低限度，用具体鲜明、真切形象的画面给读者留下强烈的印象，让读者去体味凝聚在形象之中的思想和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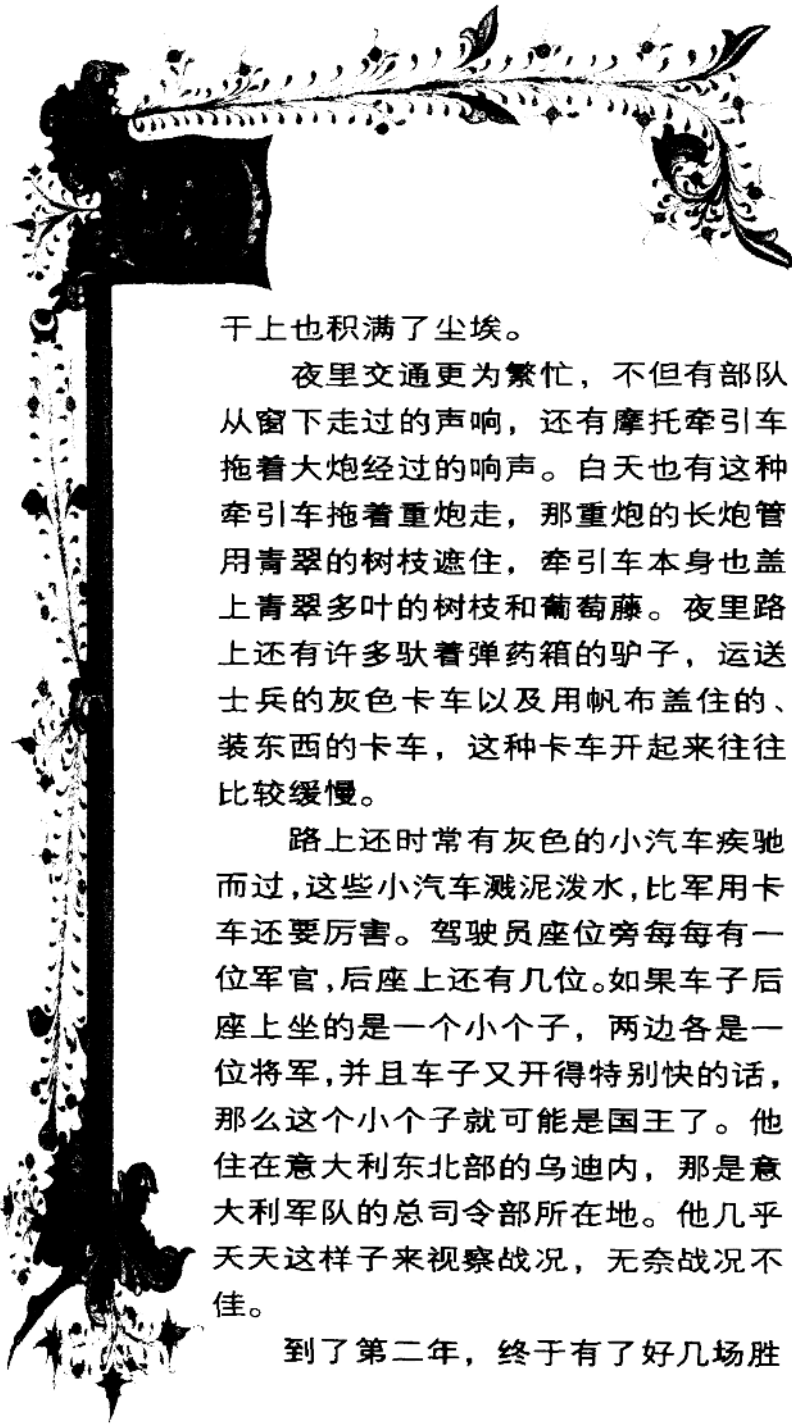


第一部

那年夏天已经快结束了，我们驻扎在一个乡村中。从我住的一幢房子望出去，能看见一条河床里躺着鹅卵石和大圆石头的河流。这鹅卵石和大圆石头，在阳光的照射下又干又白。河水清澈而湍急，深处呈现一泓蔚蓝色。

隔着河流，是一片平原，上面种有丰饶的庄稼，还有许许多多的果园。平原的尽头则是绵延不断的光秃秃的山峦，呈褐色。山峦间正在打仗，尤其是在夜间，我们能看得见战炮的闪光，就像夏天瓢泼的雷阵雨中的闪电。只是夜间还比较阴凉，没有夏天雷阵雨前的那种闷热。

我住的房子紧挨着大路，时常有部队经过。一到这时，路上便尘土飞扬，遮天蔽日。这些激起的尘土在空中弥漫着，然后散落在树叶上，甚至连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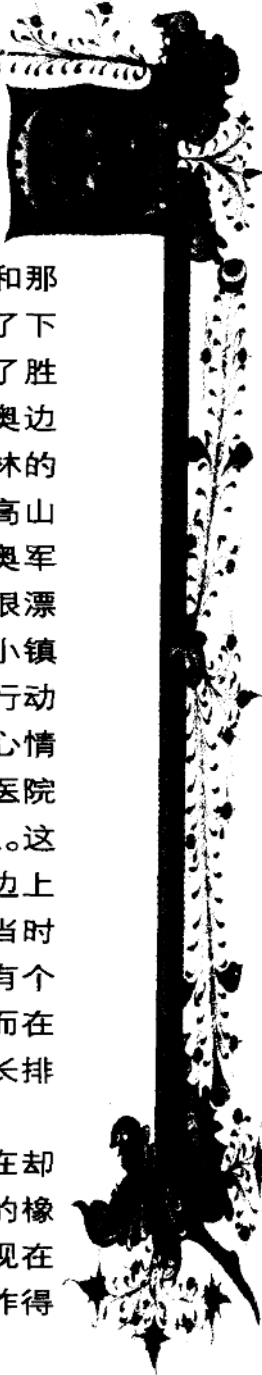


干上也积满了尘埃。

夜里交通更为繁忙，不但有部队从窗下走过的声响，还有摩托牵引车拖着大炮经过的响声。白天也有这种牵引车拖着重炮走，那重炮的长炮管用青翠的树枝遮住，牵引车本身也盖上青翠多叶的树枝和葡萄藤。夜里路上还有许多驮着弹药箱的驴子，运送士兵的灰色卡车以及用帆布盖住的、装东西的卡车，这种卡车开起来往往比较缓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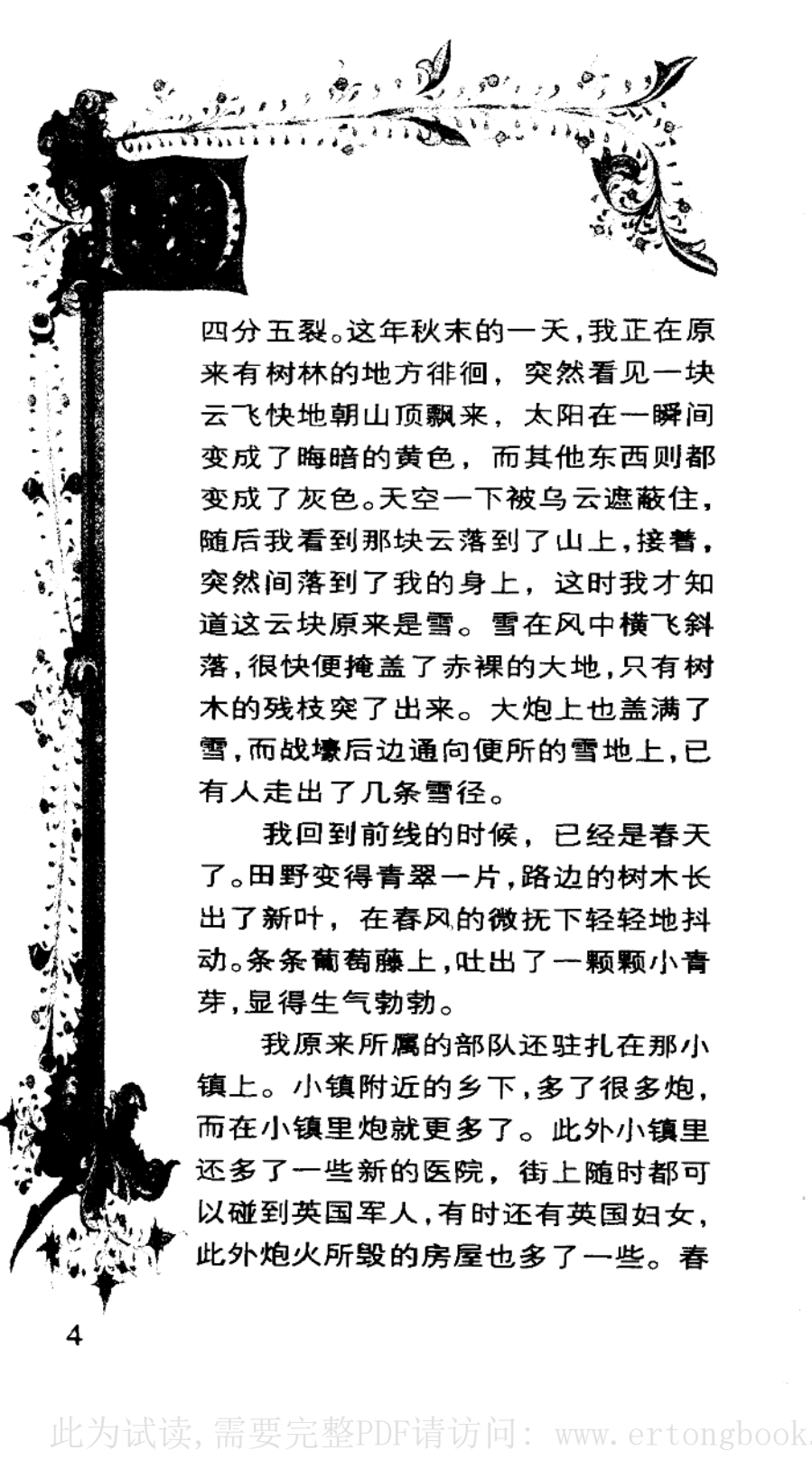
路上还时常有灰色的小汽车疾驰而过，这些小汽车溅泥泼水，比军用卡车还要厉害。驾驶员座位旁每每有一位军官，后座上还有几位。如果车子后座上坐的是一个小子，两边各是一位将军，并且车子又开得特别快的话，那么这个小小子就可能是国王了。他住在意大利东北部的乌迪内，那是意大利军队的总司令部所在地。他几乎天天这样子来视察战况，无奈战况不佳。

到了第二年，终于有了好几场胜



仗。平原后的那些山峦中的一座和那个有栗树树林的山坡，已经给拿了下来，而南边平原外的高原上也打了胜仗，于是我们八月渡河，驻扎到意奥边境的哥里察。这是个有着青翠树林的小镇，后边是河，前边是些高山，高山上还有成片的橡树林，当时还由奥军占据着。占领这小镇的战斗打得很漂亮，奥军大概希望战后再回到这小镇来，所以除了小规模例行军事行动外，并不乱轰炮，这情形让我感到心情愉快。小镇上照常有人居住，还有医院和咖啡店。有个炮队也驻扎在这里。这儿有一座弹痕累累的铁路桥，河边上还有被炸毁的地道，这一切说明当时这里曾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小镇有个广场，绕着广场周围有很多树木，而在通往广场的路上，又有一长排一长排的树木。

那是我们刚来时的情景，现在却有了很大的改变。小镇外高山上的橡树林没有了，小镇内青翠的树林，现在只剩下断桩残干，地面则给炮弹炸得



四分五裂。这年秋末的一天，我正在原来有树林的地方徘徊，突然看见一块云飞快地朝山顶飘来，太阳在一瞬间变成了晦暗的黄色，而其他东西则都变成了灰色。天空一下被乌云遮蔽住，随后我看到那块云落到了山上，接着，突然间落到了我的身上，这时我才知道这云块原来是雪。雪在风中横飞斜落，很快便掩盖了赤裸的大地，只有树木的残枝突了出来。大炮上也盖满了雪，而战壕后边通向便所的雪地上，已有人走出了几条雪径。

我回到前线的时候，已经是春天了。田野变得青翠一片，路边的树木长出了新叶，在春风的微抚下轻轻地抖动。条条葡萄藤上，吐出了一颗颗小青芽，显得生气勃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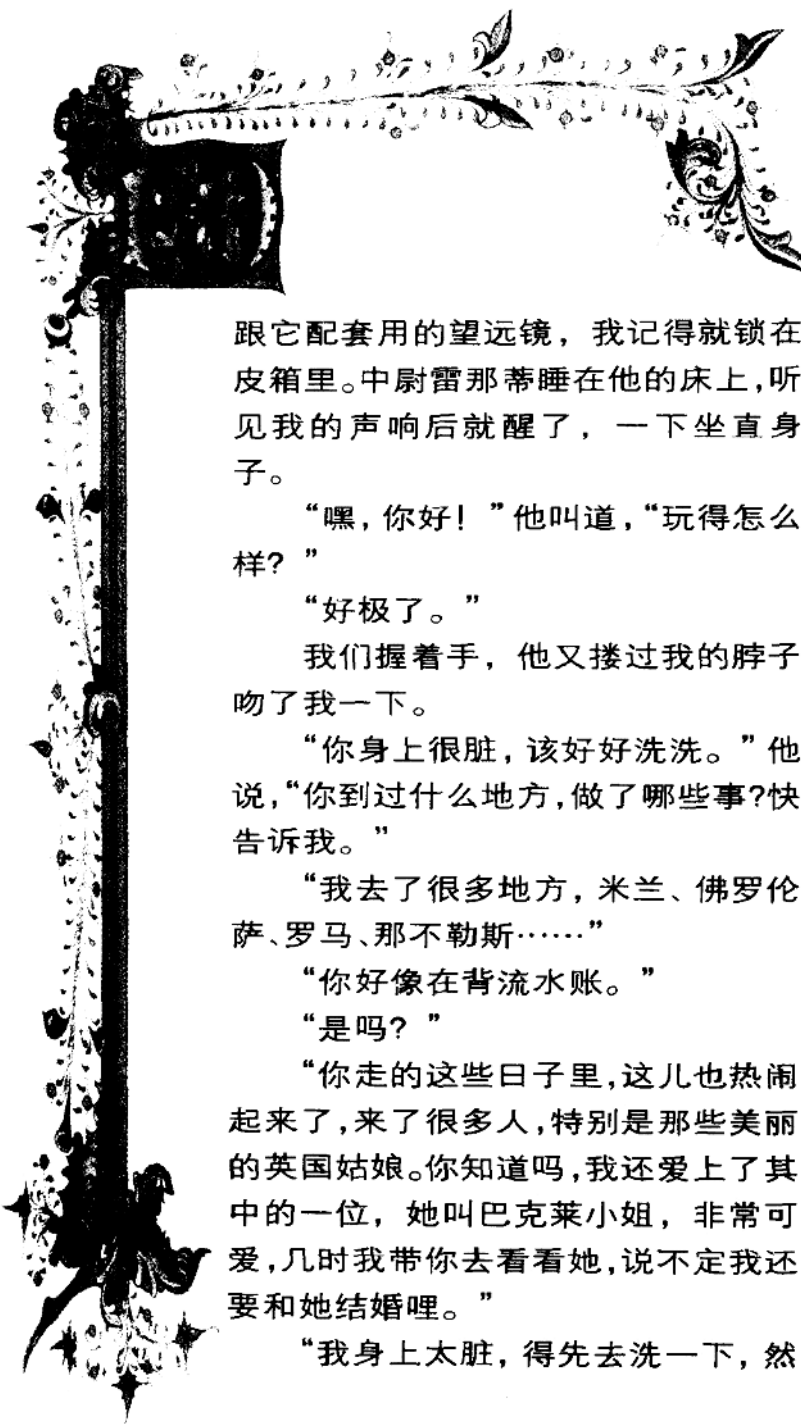
我原来所属的部队还驻扎在那小镇上。小镇附近的乡下，多了很多炮，而在小镇里炮就更多了。此外小镇里还多了一些新的医院，街上随时都可以碰到英国军人，有时还有英国妇女，此外炮火所毁的房屋也多了一些。春



天的天气暖洋洋的，我虽然走在树阴和小巷里，但全身还是让墙上反射过来的阳光晒得非常暖和。我们还是住在原先的那幢别墅里，它看起来跟我离开时没多大的区别。院子的大门敞开着，有个士兵正坐在外边的长凳上晒太阳，边上停着一辆救护车。我一踏进门，就闻到了一股大理石地板和医院的气味。我朝大房间的门里张望了一下，看到少校正坐在里边办公。房间里的窗子打开着，阳光透过窗户晒了进来，照得房间里通亮一片。少校很专心，根本没看见我。我决定还是先上楼去洗一下再向他报到。

我住的房间面对着院子，此时窗子打开着。和我同住的是个中尉军医，叫雷那蒂。我走进房间，看见我的床上已经铺好了毯子，东西挂在墙壁上，我的防毒面具放在一个长方形的白铁罐子里，钢盔仍挂在那钉子上。床脚放着我那只扁皮箱，上面放着我的冬靴，鞋面涂过油，擦得锃亮。在两张床的中间，则挂着我那支奥军狙击兵的步枪，





跟它配套用的望远镜，我记得就锁在皮箱里。中尉雷那蒂睡在他的床上，听见我的声响后就醒了，一下坐直身子。

“嘿，你好！”他叫道，“玩得怎么样？”

“好极了。”

我们握着手，他又搂过我的脖子吻了我一下。

“你身上很脏，该好好洗洗。”他说，“你到过什么地方，做了哪些事？快告诉我。”

“我去了很多地方，米兰、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

“你好像在背流水账。”

“是吗？”

“你走的这些日子里，这儿也热闹起来了，来了很多人，特别是那些美丽的英国姑娘。你知道吗，我还爱上了其中的一位，她叫巴克莱小姐，非常可爱，几时我带你去看看她，说不定我还要和她结婚哩。”

“我身上太脏，得先去洗一下，然



后还得去少校那儿报到。我看你们现在都很空闲，难道没有工作吗？”

“自从你走后，就没有什么大病和重伤的，只是些冻伤、冻疮、黄疸、肺炎什么的。每星期总有人给石片砸伤，当然真正的伤员也有几个。下星期战争可能又要开始了，或许已经开始了，大家都这么说。依你看，我跟巴克莱小姐结婚行不行——时间当然得在停战以后。”

“绝对行。”我说着，往脸盆里倒满了水。

“好了，现在我可要多睡一会儿了，养足精神，漂漂亮亮地去见巴克莱小姐。”

我脱下制服和衬衫，用脸盆里的冷水往身上抹，随后用毛巾摩擦身子。我一边这么做着，一边扫视着房间。雷那蒂闭着眼睛睡着，他长得很帅，年龄跟我差不多，是意大利西南部的阿马斐人，性格开朗而充满自信，我们俩是好朋友。我正望着他时，他突然睁开眼来。



“身边有钱没有？”他抬起身子，问道。

“有。”

“借我五十里拉吧。”

我擦干手，从挂在墙上的制服里掏出皮夹子来。雷那蒂起身，接过钞票，把它们折好塞在裤袋里，然后又躺回床上，笑着说：“我得在巴克莱小姐面前装装阔佬。你可真是我亲密的好朋友，我经济上的保护人啊。”

“活见鬼了，让我碰上了你这种亲密的好朋友。”我说。

他得意地又笑了。

第二天一清早，隔壁花园里的炮队就开始开炮了。我睁开眼，看见阳光已从窗外照射进屋子。我起床后，踱到窗边望出去，只见花园里的砂砾小径湿漉漉的，草上也有闪着晶莹光亮的露水。炮队开炮两次，每开一次，房子和窗户都剧烈抖动，甚至连我睡衣的胸襟也抖了一下。我穿好衣服走下楼，在厨房里喝了一点咖啡，就慢慢地向汽车间走去。



在长长的车棚下，并排停着十辆车子，全是漆成灰色的救护车。这些家伙上重下轻、车头很短，就像搬场卡车一般。几位机械师正在一边的场子里修理一辆车子。还有三辆车子则留在山峦间的包扎站里了。

“敌人怎么不向这里开炮？”我问其中一位机械师。

“可能是有那座小山的掩护，他们打不过来吧，中尉先生。”

“这里情形怎么样？”

“还算好，就这辆车子不行了，其余的都还能开动。”他停住手上的活，朝我笑一笑，“你是才休假回来吧，中尉？”

“是的。”

他往罩衫上擦擦手，继续笑着问：“玩得还好吗？”其他机械师们这时都看着我，脸上也是笑咪咪的。

“好的。”我说。

他们正在修理的这辆车子已很破旧，现在车子的引擎敞开着，各种各样的零件散放在工作台上。我由着他们





继续修理，自己来到停车子的车棚跟前，钻进车棚，检查着每辆车子。我重点是要查看车胎，看看有没有裂痕或被石子划破的地方。车子都相当干净，有几辆还刚刚洗过，一切情况相当满意。本来我以为自己还很重要，因为这里的事情很多，平常大都靠我一个人，像车子的保养，物资的调配，从深山中的包扎站把伤病员运到医疗后送站，然后根据伤病员的病历卡，再分批运送入院，等等，现在看来这一切都进行得极顺利，有我没我似乎关系不大。

我回到屋子前，又上饭堂去喝了一杯咖啡。咖啡淡灰色，因为冲了炼乳，甜甜的。窗外的阳光比刚才更明亮了，显示着浓郁的春天的气息。我吸吸鼻子，有一种干燥的感觉，估计天会很热。

吃过早饭后，我就上山峦间去查看车站，回到镇上时已经很晚了。

一切都非常好，甚至比我在这一小时还好。总攻击又要开始了，很多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我们所属的那个师，